

青海湖的颜色

□河北石家庄 刘云燕

青海湖该是什么颜色的呢?是的,你会脱口而出,它是蓝色的。

当你自驾车沿着公路朝着青海湖缓缓驶去。湖似乎远在天边,慢慢地,眼睛中出现了一丝蓝,蓝得如绸缎,还泛着亮光的光彩。你一定想,那也许只是一段山的颜色。慢慢地,那蓝色越来越大,越来越湛蓝,你这才相信,没错,那就是青海湖。当你站在湖畔,风儿柔和。你的心似乎也如一缕水草般,轻柔荡漾。如此醉人的蓝色,仿佛可以把人深深地吸进去。这种蓝,与天空相互辉映,蓝得如此透明而纯净,如果你放歌,那声音可以毫无障碍地在这蓝色中回荡。如果这种蓝只是一种色调,似乎也乏味了。在阳光的照耀下,它的色彩随着天空“舞台光”的照射,而呈现出深蓝、浅蓝、淡蓝的色调来,仿佛是一个极具魔力的少女,只轻轻一侧,就呈现出摄人心魄的美。

如果只有蓝色,那似乎也毫不稀奇。在湛蓝色的背景下,那些行

走在湖边的喇嘛,高高扬起的绛红的僧袍,如此自然而得体。红色的还有骑行者的衣服。自然,这都不是最美的。青海湖畔最美的红色,莫过于日出,如果你有幸站在黑马河畔看日出。即使是夏日,青海湖畔也是冷的。远山泛着微光,湖水“啪啪”地打在岸边。空中的朵朵飘逸着,似乎只为等待着日出。终于,东方有了些许鱼肚白,慢慢地,有些许小姑娘脸蛋儿的粉色。太阳终于像鼓足了勇气的小伙子,开始跳跃着,喷薄而出。就在那短短的几十秒中,它快速地上升,将暖暖的光洒向人间。此时,自然万物都在享受着自然的光芒。

青海湖也是白色的,最美的是天空中飘动的云。如果你躺在岸边看云,那云朵仿佛伸手可摘。那么飘逸,那么不拘一格,你想像着它们一会儿是小动物,一会儿又变成了婀娜的美女。自然,白色还有远处的雪山和近处的羊群。那些羊如洒在湖畔的白珍珠,圆滚滚的,洒

得到处都是。

青海湖也是金黄色的。每到七八月间,青海湖边的油菜花盛大地开放。它们似乎总比其他地方的油菜花晚一步,却在它们热爱的青海湖畔盛开。你仔细看,它们似乎一株株并不显眼,可当花海如潮时,却铺陈到天际。配上蓝色的青海湖,美得不可方物。甚至,连岸边的一幢小房子、一辆自行车,都成为最经典的风景。

青海湖畔,我们有幸看到了祭祀湖神的仪式。人们虔诚地念着经文,将青稞酒和风马高高地抛洒。在青海湖畔,人们敬畏着自然的力量,也慨叹着自然的大美。其实,没有哪个字可以形容如此美丽的湖泊。

它静若处子,安安静静地守候着高原,守候着雪山,静静地等待着那些鸟儿飞来,又飞走。没有谁可以惊扰它的美丽。自然大美而无言,即使是最优秀的油画师,也无法涂抹如此斑斓的色彩。

莴苣香满畦

□上海 钟穗

记得早年间,好栽好长的莴苣是我家菜园里必种的蔬菜之一。于某个闲寂的冬日午后,随意撒下种子,之后定期浇水、施肥,等到来年数场春雨的滋润、几缕暖阳的亲吻,莴苣便绿生生地冒出来。

4月过后,莴苣开始进入生命的旺季,一棵棵顶着晨光,吃着露珠,欢快地生长。此时来到菜园,莴苣嫩绿的叶子、青白的菜茎,会带给人满眼满心的绿色和伸手可触的清凉。若恰有轻风吹过,真恍若置身于春水,碧透心肺。

我一直认为,漂亮的蔬菜,各有其气质。譬如莴苣,通体莹碧似玉,像水乡妹子那样透着清秀气息。南宋陆游曾怡然写下“黄瓜翠苣最相宜”的诗句,能入诗的蔬菜,当然不会是俗物。

随着天气渐热,莴苣开始铆足劲长高变粗,眼见着就要抽薹开花,此时便要加紧采收。幸好莴苣的根极浅,不费力便能用小锹铲起,抖去上面的泥土,一一收到家里,再将挺拔齐整的莴苣挑出来,

留着做菜吃。

取一支莴苣,摘去茎部的叶子,将皮层层削过,现出里面碧绿生青带点透明感,并有丝丝纹路的莴苣芯,鼻端也随即浮起阵阵清香。将之切成滚刀块,与此时尚未完全退市的竹笋一起煸炒。这道菜,用筷子搛起时,莴苣是柔软的,嚼在口中,却是十分清爽脆脆的。

莴苣芯,入口清新而略带苦味,可刺激消化酶分泌,增进食欲。因此,最原生态,也最经典的吃法还是凉拌。去皮后的莴苣芯,可根据个人喜好,或大大咧咧地削成片,也可切成丝,加盐腌上片刻,滗去青涩水,搁些许味精,淋少许麻油,拌匀后以白盘盛来,好一派盎然春意。

凉拌莴苣,食来脆如断玉,爽口开胃,尤其是那别致的悠悠香气,如宋词小令般清新水灵,是下酒的好材料。

至于挑剩下的条不顺、茎又细的莴苣,统统刨皮后用来制作酱莴

苣。一家人共同出力,前后忙活近1个小时,终于削得满满数盆莴苣条,将它们洗净滤水,撒盐腌制。其间,会不断有水渗出,须一一滗去。数天后,捞出已腌软的莴苣,挂在外面,借助风和阳光的作用,将原本饱满的莴苣条,晾晒至干瘪。

晒干的莴苣条,塞到事先准备好的广口玻璃瓶内,再倒入晾凉的酱油汤,密封后藏到阴凉处。过个三五天,经腌制、晒干的莴苣条,开始在酱油汤的浸泡下,逐渐舒展开来,恢复了往日的爽脆与鲜嫩。

初夏的夜晚,吃粥时搛一条酱

莴苣出来,切成碎丁,滴几滴麻油,于口中脆生生地嚼着。

时光腌渍出的莴苣,瞬间便显现出骨子里的香郁,不经意间,两碗米粥便下了肚。

吃饱喝足,躺在室外的竹榻上,沐浴着微凉的晚风。此时,除了味蕾上余韵不绝的莴苣鲜香,更多的,还是流淌在心头的那份美好与安宁。

春深牡丹艳

□浙江杭州 姚林中

朋友家的院子里种了一株牡丹,邀我去赏。

小院其实是一个露台,在三楼,大约有四五十平方米。楼下是门面房,因为地处市场的边缘,所以并不怎么喧哗。

进了院子,从紫藤花架下走过,绕过金鱼池,转过一小块郁金香花、菊花地,穿过梅林,一眼就看到了大红色的牡丹花。牡丹花花型大,用双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围成圈是围不住的。整株一共开了四朵花,顶端一朵高出了叶子许多,显得错落有致。

看着鲜艳的花朵,我问主人:“这就是洛阳红吗?”主人笑了笑,说:“这个我不是很清楚。牡丹的品种实在太多了,买时不懂,也没细问卖家。”

“冬天,牡丹要搬进屋里去

吗?”看着这差不多齐我腰间的牡丹,我有点好奇。主人扒开一边的绿叶说:“你看,牡丹其实是低矮的灌木,茎还是粗的,一般寒冷的冬天是不用搬进屋里去的。”

是啊,牡丹其实也是坚强的花草。追溯牡丹的历史,它也是从山里而来,后经培育、改良,才色泽艳丽,香气扑鼻,形状雍容华贵,被誉为“花中之王”。正因为牡丹坚强,人们才赋予它不畏强暴的精神品格,流传最广的故事就是“武则天贬牡丹”。说有一个冬日,武则天游花园来了兴致,让园中所有的花都开放。许多花怕武则天的权势,都违时开放了,唯独牡丹不肯开。于是被贬至洛阳。而牡丹一到洛阳后,就昂首怒放了。

说到故事,想起了吾乡近邻仁和普宁村也有一个关于牡丹的传

绵绵思念烟火牵

□南京 邹雷

清明节又至,今年无法回到家乡给故去的奶奶、爸爸上坟了。老妈妈在电话里说:“你就买点纸在南京烧吧!”

“胖奶奶”,这是邻居对我奶奶的称呼。在那个贫穷的年代,胖是富贵的代名词,能胖的人家境都不差,所以“胖奶奶”也算是尊称。奶奶年轻时在街上开过饭店,生意怎么样我不知道,但非常有名。我在北京当兵时,去拜访盱眙老乡——原铁道兵部政治部主任,他记忆犹新地说:“你奶奶是我们街上的漂亮老板娘,我当新四军的时候去你家吃过饭呢!”

奶奶很能干,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很少有人做小生意,她将油中爆过的蚕豆放在家门口卖。我放学回来,看到她卖蚕豆,我心想:这不是“投机倒把”吗?在小同学面前感到十分丢人。她振振有词道:“在家门口卖怕啥?我留心看着呢!公社的人来检查,我端进家来,他们能怎么着?”我跟她吵了一架,也没能阻止她做卖蚕豆的生意。后来,她60多岁还做手工挂面卖,也就不奇怪了。

奶奶热衷搞封建迷信活动。我妹妹生病,她找“香头奶奶”绞饺子,巧的是,有时小毛小病也就好了;再比如,每到清明节的夜晚,她会雷打不动去烧纸。开始她带着我去,我打着手电在黑夜里给她引路。她在家后的河埂上将纸钱分成两堆,烧给我的爹爹和已经去世的大伯。我不认识他们俩,但按照她的要求照例跪地磕头。我长大了一点,开始觉醒,不愿意跟她去烧纸。她已经拿不住我这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,于是带着我大妹妹去,后来大妹妹似乎也跟我有着同样的觉悟,也不愿意去,她只好蹒跚着脚步只身一人去烧纸。我对顽固不化的奶奶一点办法也没有,请平时爱搞恶作剧的小汪扮成鬼,在我奶奶烧纸的时候朝她撒

土。小汪做完“鬼撒土”后,找我兑现了4块糖果。我奶奶回来说:“今天真是遇到鬼了,还朝我撒土,我一看是街上的讨债鬼小汪。”好在她不知道“鬼撒土”的幕后指使者是我,要不然,告诉我爸爸,非把我揍一顿。

我爸爸是个追求进步的人,按家谱我们是“华”字辈,他挑战了传统,把这个字省了,我们兄妹几个人的名字就只剩下了两个字,比如我的名字“邹雷”,干脆又响亮,我也挺喜欢的。他一生多才多艺,不仅字写得漂亮,而且会拉小提琴,擅长画画。我10个月的奶胖照片就是他画的,现在我还保存着,不过他那时用过的放大镜,却让败家的我拿出去玩聚光燃烧,让大朋友用好吃的东西给“换”走了。爸爸在“文革”中被打成右派革职在家。在家他也没有闲着,他会修收音机,经常有人将坏了的收音机送到我们家来修。收音机那时算是高档家电,这种活毕竟太少,他就挑着担子走乡串户去炸爆米花。家里最困难的时候,他只能将所有的藏书卖了,换回买盐钱。后来,他获得了平反,恢复了职务,补了一大笔钱,我们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。我爸爸退休后做起了旧变压器生意,后来还做音箱卖,退而不休的生活使他的生活达到了巅峰。近70岁那年,他考了驾照,每每来南京都是亲自驾车。不过大城市车流如织,迫使他不得不停在江北的高新区,等着我或者我弟弟赶过去把车开进城。一个不服老的人终于向现实低头了。

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,但“烧纸”的这个传统我还得继承。我在楼下的十字路口处找了个地方,画了两个开口的圈,把纸钱放在里面,点燃起两堆火,庄重地祈祷。在熊熊的火光映照下,缕缕的烟飘向天空。我相信,那升腾的浓烟已经传去了我的思念。

凌乱的有序

□安徽合肥 宛婉

我在姐姐开的服装店工作,在这个互联网时代,电商经济的刺激下,学会拍图是一项必备的技能。

今天,店里到了50件同款的白T恤,怎么拍视频或照片才能突出美感?于是在视频平台搜索学习了一下,然后把50件T恤一件挨着一件整齐地摆放着。照片拍出来后非常呆板。同样是平铺,为什么视频平台上的同样T恤看起来那么高大上,我拍的却刻板拘谨?仔细研究了一下,发现是T恤摆放的样式有讲究。整齐划一的必然呆板刻意。于是,我把50件T恤有些正放,有些反放,有些斜放。镜头里的画面一下就换了风格,变得精致有序起来。

明明是凌乱的摆放,怎么到了镜头里就变得井然有序起来了呢?

我想起以前看过的禅宗公案:禅师让徒弟去扫地,把小径扫出自然美的感觉。徒弟把小径上的落叶

和杂物清理得干干净净,却找不到禅师说的自然美的感觉。于是他把禅师请到小径旁,让禅师指点迷津。禅师看着干净清爽的小径,摇了摇头,二话不说,走到每棵树旁,摇动树干,要坠落的枯叶纷纷扬扬飘落到地面。禅师告诉徒弟这就是这条小径自然美的感觉。徒弟恍然大悟。

自然是什么?是不勉强,不局促,不呆板。人为是什么?是人造的。怎样才能将人为的事物伪造成天然的感觉,让它们凌乱起来?自然美在它的无规律可寻,也美在它的毫无章法却恰到好处。人为的最高境界就是看着不像人为的,营造一种类似大自然毫不经意的存在。就像城市里修剪得整齐划一的绿化带也有它的美感,可如果每一处绿化带都是一株株形态各异的盆景,那一定满眼都是美不胜收的风景。

青石街

739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

NEW SUPPLEMENT